

《儿童文学选刊》+《儿童文学研究》=

中国儿童文学

2006 合集

少年儿童出版社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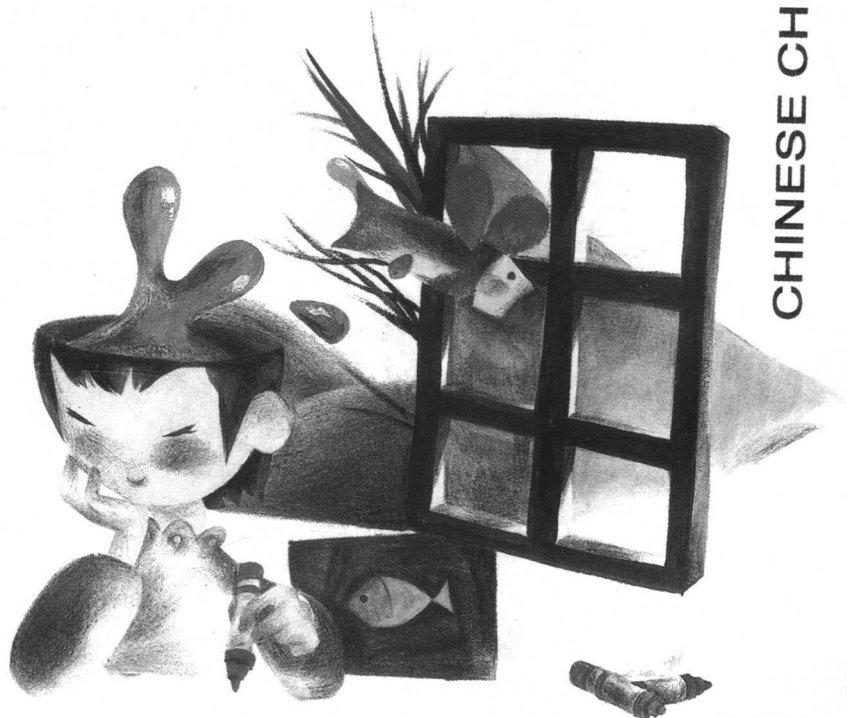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选刊》+《儿童文学研究》=

中国儿童文学

2006合集

◆ 少年儿童出版社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一任天真

我们倡导天性、率真的阅读与成长

ISBN978-7-5324-7190-4 / I·2573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2006合集/彭学军等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1

ISBN978-7-5324-7190-4

I.中... II.彭... III.儿童文学—中国—丛刊 IV.I207.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3189号



中国儿童文学

2006合集

彭学军等著

李清月图

倪基民装帧

责任编辑 闻 婴 张 洁 美术编辑 倪基民

责任校对 魏昌富 责任监印 火正宇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少年儿童出版社 联合主办

编委：

方卫平 王泉根 叶 辛

白 冰 任溶溶 孙 颀

孙云晓 束沛德 金 波

张之路 周 晓 周基亭

桂文亚 高洪波 秦文君

曹文轩 黄庆云 樊发稼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王一方

执行主编 朱效文

责任编辑 闻 婴 张 洁

美术编辑 倪基民

封面设计 倪基民

封 面 图 李清月



中国儿童文学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2006 合集

目 录

春季篇

■ 本刊特稿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巴 金 /4

■ 新作选粹

水孩子(小说) 彭学军 /5

特别点评:如果故事可以像水那样纯粹

萧 萍 /13

天使的歌唱(小说) 李秋沅 /14

清明(小说) 邓湘子 /19

顺子(小说) 赵书花 /24

骑马上鸡山(散文) 吴 然 /30

心在春风中飘荡(散文) 陈所巨 /35

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散文) 迟子建 /38

朝天堂方向奔走(童话) 孙雪晴 /39

华啦啦的航空信(童话) 王 蔚 /41

糊涂先生作曲(童话) 王一梅 /43

我是个不漂亮的女孩(诗歌) 薛为民 /44

高朋友,矮朋友(诗歌) 邱易东 /44

会变魔术的家伙(诗歌) 刘保法 /45

诗长上翅膀(朗诵诗) 尹世霖 /45

它想把那只巢喊出芽儿(诗歌)

王宜振 /46

大自然的歌(诗歌) 谭旭东 /47

想问你的信箱(诗歌) 黄美华 /47

夏天和冬爷爷藏猫猫(诗歌) 杜 虹 /48

■ 本期焦点

青年一代理论批评的座标在哪里

唐 兵 王 林 谭旭东 李东华

杨 鹏 李学斌 阿 甲 陈思黎 /49

■ 文心雕虎

怀念我们的八十年代 刘绪源 /57

■ 作家视角

变化中的中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

陈丹燕 /60

■ 双人茶座

走儿童文学民族想像之路(对话)

薛 涛 李利芳 /65

■ 理论与争鸣

原型·儿童·儿童文学 马 力 /69

正确的理论从哪里来 杨佃青 /72

■ 理论新视窗

中国儿童文学“从无到有”说 韦 苇 /76

当前原创抒情童话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周晓波 /82

论《哈利·波特》叙事话语的修辞特色

王衡霞 /86

■ 院校论坛

后现代图画书的可能性 郑欢欢 /89

从“应该阅读”到“自主阅读”

王 冰 /93

夏季篇

■ 新作

阳台上的女孩(小说) 玉 清 /100

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报告文学)

韩青辰 /106

摇摇桥(小说) 肖道美 /120

评论:衔接与摇摆 李学斌 /124

飞行熊(童话) 流 火 /125

评论:和“飞行熊”一起优雅地飞

朱效文 /130

两只黄雀和一棵杉树(散文) 金 波 /132

奶奶种的核桃不发芽(故事) 普 飞 /136

一组幼儿文学 /137

蹦蹦跳跳(赵益花)

小刺猬和大菠萝(张秋生)

花(白冰) 一只大靴子(葛冰)

美丽的蜗牛房(尹慧文)

马的礼物(寓言) 薛贤荣 /142

■ 观点

为了中国儿童文学新的梦想

班 马 韦 伶 /143

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原始主义”倾向

吴其南 /153

■ 对话与争鸣

从抒情到叙事的和谐变调

李红叶 冰 波 /164

中国当代儿童小说“死亡母题”

钱淑英 /171

■ 人物

梅子涵:怎样一种创作姿态 孙亚敏 /177

王宜振:漫步童诗园 孙绍振 /183

■ 序·跋

有一片没有围栏的少年牧场 公 白 /187

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脚印 王泉根 /190

■ 专题:感怀鲁兵



中国儿童文学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2006 合集

目 录

下巴上的洞洞[外一首](儿童诗)

鲁 兵 /195

儿童小说中写成年人(文学断想)

鲁 兵 /196

鲁兵,你是“一匹水”呀 圣 野 /198

「专栏:文心雕虎

“迪斯尼”与“物种多样性” 刘绪源 /201

「海外风

用庄严的声音喊出那些名字

[美]托马斯·拉科尔 /204

林格伦文学奖揭晓 /206

秋季篇

「新作

选一个人去天国(小说) 李丽萍 /212

羊在想,马在做,猪收获(小说)

常新港 /224

星球的故事(童话) 漪 然 /233

爱吹口琴的熊(童话) 孙丽萍 /237

诗歌一组 /243

风很幸福(王宜振)

我思念一只小鸟(高洪波)

只差一点儿(宋雪蕾)

我不认识你,但我记得你(散文)

张国龙 /245

「序·跋

为着儿童文学过日子的人们 梅子涵 /248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公 白 /250

「观点

童年的身体生态哲学初探 朱自强 /253

关于儿童文学类型化趋势的思考

谭旭东 /261

儿童文学中的幽默之光 陈思黎 /267

「品读

罗辰生:永远的“白脖子” 林 清 /276

程玮:淡绿色的故事和感动 张 蕾 /279

「专栏:文心雕虎

一只鞋子的故事 刘绪源 /281

「作家与作品

诗意与纯美的另一种书写 张国龙 /284

「人物

我与文井先生的一段文缘 巢 扬 /291

■ 海外风

追风筝的人(小说)

[美]卡勒德·胡赛尼,李继宏译 /298

冬季篇

■ 新作

“软暴力”同样杀人(报告文学) 简 平 /308

地球儿子老弟收(童话) 张 弘 /321

看得见风景的兔子洞(童话) 卢 颖 /326

神秘的水枪(小说) 闫耀明 /329

格陵兰森林(小说) 王 蓓 /338

催命太岁(小说) 王德宝 /342

小月亮(小说) 孙 昱 /347

一组幼儿文学 /353

肚子上的小口袋(漪 然)

笨鸟喳喳(安武林)

一张“牛皮”报纸(郑春华)

小乌龟的“圣诞树”(吕丽娜)

谁的生日(葛翠琳) 我家的蚊子(林焕彰)

■ 对话

童年精神的重新发现

王一方 王 珺 /360

■ 品读

悄悄的母性,细细的童心 徐 鲁 /366

青春里的洁白花朵 刘雅萍 /370

■ 序·跋

“我的长征”情结 张品成 /372

让孩子们快活快活 程逸如 /375

■ 专栏:文心雕虎

非凡的马鸣加 刘绪源 /377

■ 作家与作品

“我必须逃离那个世界” 王 玉 /380

走出麦地的天空 李利芳 /386

■ 海外风

《重返梦幻岛》背后的故事

[英]杰拉尔丁·麦考琳 任溶溶译 /393

链接:《重返梦幻岛》片断 /394

■ 消息树

中国高校第一个儿童文化研究院成立 /399

2007年《中国儿童文学》征订文告 /400

春

季篇



我们在现场



《中国儿童文学》丛刊合集出版,对于悉心关注与关爱儿童文学进步的朋友们来说案头多了一份2006年度的现场报告。它没有《年鉴》的博大庄严,但内容却是十分鲜嫩水灵的,像是刚从田野里采摘回来的“草莓”。

2006年,儿童文学的年度风景依旧是春水绿波,夏日流火,秋红烂漫,冬霁寥廓。行进于创作与批评现场,我们更能倾听到杨柳新绿间的窃窃细语,感触到时代风铃的欢快律动。然而,我们并不津津乐道于草木荣枯的近距离观察,更希冀能御风扶摇,对大潮际会的创作风尚与风骨做远距离丈量。

无法回避,我们在挥笔书写历史,一部儿童文学的当代史。每一部新作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脊梁,也可能是随风而逝的浮云。同时,我们也在“市场化”、“娱乐化”的大潮席卷下改写观念,扬弃传统,重塑价值,为即将来临的“冬天”缝一件“新棉袄”。没有人告诉我,这件“新棉袄”是素还是艳?是露还是遮?是厚还是薄?来年的冬天是乍暖还是严寒?惊回首,昨夜秋风萧飒,“剧场”里早已门庭罗雀,“广场”上依然人头攒动,并传来歌声阵阵,那歌词有些含混,意思却颇为明白,那分明是新世纪文学的“律令”:无须“冷”,终究“酷”;无须“美酒”,早已“陶醉”;无须穿越“苦难”,照样历练“成熟”;来不及“相爱”,却已“失恋”,何需“敬畏”,悄然“崇高”,不必“沉思”,啥都“彻悟”。一切都是没有精神缘由的“精彩”秀场。于是,我们草拟了一份客观的年度观察准备呈送缪斯女神,报告她:边塞诗人千年咏唱的烽火长城改旅游景点了;梢公号子里“九十九道弯”的诗酒黄河淤阻断流了;汇聚小桥流水、丝竹幽幽的长江正遭遇“咸潮”的频频倒灌,世俗化是“咸潮”的宣言,“咸潮”所过,亲近经典是浪费的,精神阅读是奢侈的,独立批评是捣乱的,文学的使命就是抢占市场与娱乐的制高点。新版《葵花宝典》有言:速度最重要,档期应选好,娱乐元素配周到,搞笑内容不可少,包装最宜耍花招,一招一式见分晓,排行榜上论英雄,畅销最是“硬道道”。不过,扬弃“咸潮”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市场眼光与搏击技法是值得 we 认真记取的。

为尊重儿童文学创作、批评的多样性,尊重“中众”与“小众”作者、读者、研究者的阅读权利和思考惯性,本丛刊合集仍坚守传统的品质、轨范、标准搜罗作品,评判作品,拷打作家,所辑内容按春、夏、秋、冬时序编排,“素面”上世,一饕读者诸君。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

小朋友们,不瞒你们说,对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

理想是存在的,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了幻灭;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是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拜金主义的“洪流”不论怎样泛滥,如何冲击,始终毁灭不了我的理想。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顶住。我们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

……孩子们,路很长,走起来不容易,要坚强。千万要珍惜你们宝贵的时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摘自巴金写给10个寻找理想的孩子的信

我不是文学家,但几十年来陷身文坛我也并不后悔。当初发表文章,我不曾想过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出卖的东西,要用它们来换取青云之路。回顾几十年的创作生活,可以说我并没有拿作品做过生意,也不曾靠写作发财。现在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可以挺起胸膛把心掏给读者。我的心从来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奉献的是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的笔表达了这种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长期存在。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我未写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卖过自己。

——摘自巴金写给王仲晨的信

巴金关于儿童教育观点的摘录

巴金观点:父母是第一个老师

巴金观点:榜样的力量非常大

巴金观点:要让孩子的心开窍

巴金观点: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巴金观点:不做文凭的奴隶

——摘自巴金《写给端端》《致李楚材》等三封信

● 彭学军

水孩子



我从小就是一个有点自闭的孩子,不合群,喜欢一个人玩,我可以一个人玩得有声有色。有一阵子,我非常非常热爱沙子,当然,这肯定不是因为姓沙的缘故。

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工地,只打好基脚就停工了,一大片地荒着,荒地上堆了一堆堆的沙子,我每天都去那里玩。

我会用水把沙子浸湿,做成城堡、房子、城墙什么的,这些都是我想像中的,在别人看来,它们也许什么都不是。或者,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跪在沙砾上,双手捧起沙子,高高地举起,然后双手分开一些,留出一道缝,沙子就从缝中泄下来,我尽量使它们泄得均匀一些,像流水一样。

我喜欢对着太阳做这个游戏。我眯起眼睛,看见一粒一粒的沙子重重地砸断了太阳的金线,阳光和沙砾揉在一起,闪闪烁烁的,像一幅华丽炫目的织锦。

有时,我不厌其烦地将沙子捧起,漏下,只为欣赏那瞬间的美丽。

我的神态庄重严肃,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姬在做某种祭祀。

当然,我最喜欢玩的还是挖沙洞。

掏一个很深的坑,捡一些小树枝架在上面,再找几张废纸或塑料袋铺在上面,轻轻地盖上一层薄薄的沙子。然后我闭上眼睛,自欺欺人地装着一无所知的样子朝前走去,每次都能准确地陷在沙坑里,我很“意外”地惊恐地大叫一声,然后自己嘻嘻哈哈地乐上半天。

这天,我伪装好一个沙洞,走到离它远一点的地方,正准备闭上眼睛重复自己的游戏时,看见一个人朝这边走来。他背着光,身体的轮廓被套在一个金黄色的框里,但我看不清他的脸。我只能断定他是个男的,他比我要大很多,但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人,是个小大人,我在心里这么叫他。

新作选粹

小大人一步一步朝这边走过来，而且是对着沙洞走，他离沙洞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怦怦地欢跳起来——要知道，在我看来，这是惟一的一次真实的游戏。小大人离沙洞只有一步了，我捂住了自己的嘴，不知是怕一颗紧张、快乐的心跳出来，还怕自己忍不住会替他尖叫出来。可是，他站住了，看着我，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

突然，小大人对我笑了一下，然后一抬脚，准确无误地陷进了沙洞里。

“啊哈——”憋了好久的欢叫终于冲出了喉咙，比平时要响十倍。

然后，我咯咯咯地笑，小大人的样子好狼狈，差不多都睡在沙地上了。小大人也笑了起来，并不理会一身的沙子。

笑够了，我们坐在沙地上开始交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奇迹，我很少和人交谈，更不用说是陌生人。

“你叫什么名字？”

“沙吉。”

我想告诉小大人他的额角粘了好些沙子，可能是很少说话的缘故，我说话时有的字一直咬不准，比如我常把“沙子”说成“沙吉”。他就以为我叫“沙吉”。

“哦，你姓沙？”他抓了一把沙子问我。

我点点头。

“沙吉，是个特别的字，如果叫沙莎就一般了，只要姓沙，这个名字谁都会取。”

我本想纠正他的，可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吭声了。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小大人又问。

我摇摇头。

小大人就弄平一块沙地，用手指写了我的新名字——沙吉。然后抓住我的手教我写。

小大人从后面环住我，我差不多是靠在他怀里，就这样学写字，我觉得很舒服。

我还算聪明，写了几遍就学会了。小大人重新把沙子抹平，说：“再写一遍。”

我默写出来了。然后，仰起头，有点得意地看着他。

我看见他的下颏有一道我小手指一般粗的疤，嘴唇周围有一圈细细的绒毛，让我想起坏了的馒头上的霉菌，我还看见他的睫毛毛又长又密，我活到五岁还没见过谁有这么长的睫毛。后来我长大了，知道用睫毛膏了，才知道这样的睫毛对女孩子来说有多么的珍贵。

这时，我听见妈妈在叫我了，她当然叫的是“沙莎”。

我一跃而起，急吼吼地朝妈妈奔去。平时，我是不会这么随叫随到的，我是担心小大人听出我叫沙莎，很“一般”的沙莎，而不是“特别”的沙吉。

果然，妈妈看见我奔过来就不叫了。

妈妈一把抓过我，拍掉我身上的沙子，然后把我拖到一盆清水旁，一会儿，水就浊了，我的脸和手臂被擦得白里透红。

这时，爸爸也回来了，他们俩定定地看着我。

“我们又要搬家了。”妈妈轻叹一口气说。

这不稀奇，我们经常搬家。爸爸妈妈是修铁路的工程师，铁路修到哪，我们就搬到哪。听说，更小的时候，奶奶带过我一段时间，后来奶奶去世了，外婆病瘫在床好几年了，根本没法照顾我，这样爸爸妈妈就只好带着我不停地搬家。

“但是，你不能再跟着我们这样跑了，我们没时间照顾你，而且，你很快就要上学了。”爸爸接着说。

他们说这些的时候我有点心不在焉，我总朝门外张望，门口的一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那棵快枯死的树在夕阳中熠熠生辉，有着无比瑰丽的色彩，可我对它的美丽视而不见，我只是想看看小大人走了没。

等我回过神来时，听见妈妈说：“我们想、想把你寄养在别人家里，那家人很好，他们会待你很好的。”

妈妈的神情期期艾艾的，妈妈的脸晒得黑黑的，现在好像更黑了，我觉得屋子里的光线也一下暗了下来。我紧张地叫起来：“你、你们不要我了？要把我送人！”

“不，不是送人，是寄养。”爸爸说。

“什么是寄养？”

“就是，就是我们暂时没有时间照顾你，托别人照顾，我和你爸说好了，等我们修完这条铁路就不干了，我们去干别的，我们到城里去买套房子，再也不分开，也不再搬家了。”妈妈说。

“那我要在人家家里待几天？”“天”是我的时间概念。

爸爸妈妈互相对视着，最后爸爸吞吞吐吐地说：

“几天，这个，说不准，我们要修一条很长、很长的铁路……”

屋外的光线也暗了很多，太阳不见了，沉到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我想早点结束这场谈话，去看看小大人还在不？

于是，我干脆地说：“好吧，那我就寄养，但是你

们得答应我改名字,我不要叫沙莎。”

爸爸妈妈惊讶极了,眼睛大大地瞪着,几乎同时说:“那你要叫什么?”

……

最后,爸爸妈妈同意了我的决定,改名叫沙吉。他们没有理由不满足一个将要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女儿的“莫名其妙”的要求。

“好吧,沙莎……”爸爸说。

“我叫沙吉。”我严肃地纠正他。

“好吧,沙……吉,你就叫沙吉吧。”爸爸说了句很废的废话。可他这么说的时侯,我觉得我很爱他。

终于,他们忙自己的事去了,我迫不及待地奔出门,朝远处张望。工地上空无一人,一堆一堆的沙静静地隆起在淡淡的暮霭中。

这是我对童年的“玩具”投向的最后一瞥。

就这样,我以一个别开生面的名字开始了一段别开生面的日子。

一、叫水的男孩

一大早,沙吉就被一个声音吵醒了。

她支起耳朵一听,听见身子底下有哗哗的流水声,怎么会有水声?是睡在船上吗?不是啦,是睡在卧房里,而卧房是悬在水上的,用两根粗粗的木头撑着,让人觉得像是一个大力士背着房子站在水里。这就是吊脚楼。

昨天一到这里,沙吉就对这样的房子结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首先是那扇腰门,在高大的木门前面有一扇小小的门,比沙吉还要稍高点,沙吉须掂起脚尖,才能将眼睛搁在门框上,而大人走过去,只到齐腰的部位,所以就叫它腰门。但沙吉看来,那就是专门为小孩开的门。

房子的厅堂是实实在在地建在地上的,往里走是木地板的卧房,人走在上面咣咣地响,下面是空的,并有一种声音传来,细细柔柔的,像是流水声。沙吉走到木格窗前,可她太矮了,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从她后面环过来一双手,把她抱了起来,还有一个流水一般好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看看,下面是条河。”

下面果真是一条河,河水清悠悠的,对岸是一排排的麻条石的台阶,一直铺到水里,有好些人蹲在那里洗衣洗菜。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桥”,那“桥”很特别,是一个个的石墩连成的,石墩间的间隔大约是大人的迈一步的距离,沙吉是绝对跨不过去的。后来,沙

吉才知道,那“桥”叫跳岩。

沙吉回过头,就看到了一张清秀干净的脸,眼角虽布满了细细密密的皱纹,但微微凹陷的眼睛却闪着明澈温婉的光,头发一丝不苟地拢在后面,挽了一个圆圆的髻,鬓角有几缕银丝在闪烁。沙吉还闻到了一丝丝类似蒸肉包子的暖暖的香味。

刚刚进门的时候,妈妈告诉沙吉,这是云婆婆,当时沙吉只是瞪着一双眼睛傻傻地看着她,可这会儿突然就没了隔膜,有一种想亲近她的感觉,沙吉乖巧地叫了一声:“云婆婆。”

这一声恰巧被走进来的妈妈听见了,要知道沙吉是很少这样甜甜地主动叫人的,妈妈十分宽慰地笑了,说:“好了,这孩子亲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安顿好了沙吉,妈妈就走了。

云婆婆拉着沙吉的手送妈妈,只送到门口妈妈就不让送了,把沙吉和云婆婆往屋里推,说:“别送了,我看着难受。”说完背过脸去。

云婆婆让沙吉站在门槛上,沙吉就正好能将两只手臂搁在腰门的上框。沙吉朝妈妈挥手,可妈妈并没有回头看她,妈妈急匆匆走得很快,好像是怕沙吉追上来。看着妈妈越走越远,沙吉突然有点难受,可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人在喊:“水哎——”

扭头一看,是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男孩挑着大半担水边走边喊。男孩挽着裤腿,没穿鞋,桶里的水荡出来,弄湿了他的脚,路面上便拓下了他的一串脚印。这是一条青石板路,无数的日子和鞋底将它打磨得光滑而又细腻,干爽的路面是铁灰色的,湿湿的脚印拓在上面,像游曳在他身后的一串鱼。

“水哎——”男孩走过来了,并朝着她们喊。

“水,过来。”云婆婆招呼他,并打开了腰门。

他点点头,快乐地、无声地一笑,挑着水欢快地快步走了过来,进屋,然后把水倒进一口大缸里。云婆婆给了他五分钱。

云婆婆告诉沙吉,这个男孩是以卖水为生的,他和他的麻脸奶奶住在老街的西头。麻脸奶奶不是他的亲奶奶,他其实是被捡来的,麻脸奶奶把他养大。五岁那年,他得了一场大病,麻脸奶奶倾其所有为他治病。麻脸奶奶的“所有”很少,是她平时卖水攒下的一点点钱。命总算是保住了,但病好后他就不会说话了。

麻脸奶奶年纪大了,挑不动水了,男孩就接过了麻脸奶奶的扁担,卖水养活麻脸奶奶。前两年麻脸奶奶中风偏瘫了,他还得伺候麻脸奶奶。

他不会说话，却能清晰地喊出一个字：“水哎——”

所以，大家就叫他水。

二、沙吉差点掉进井里去了

后来，沙吉才知道，每天早上把她吵醒的是水的吆喝声，而不是楼板底下的流水声，流水声细细碎碎的，蚕丝一般绵绵不绝，正好是可以枕它入梦的。

“水哎——”，一声声飘过来，由远而近，沙吉惊醒了。她看见有一缕阳光从木格窗子的缝隙间挤进来，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跳到裸露着木纹的地板上。

沙吉坐起来，旁边已经没有了云婆婆，云婆婆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她赤脚跳下床，跑到窗边，推开窗子，“哗”地一下，一大堆的阳光和着清凉的晨风迎面扑来。沙吉搬来一张矮凳子，站上去。河面上飘着一层淡淡的雾气，跳岩那边的雾要浓一些，模糊了石墩和人的脚，从这边看过去，过河的人像是在水面上飘。

“水哎——”水过来了，沙吉赶紧跑到厅堂，云婆婆不在家，可能去买菜了。大门开着，可腰门却拴上了。沙吉很想出去，但她拨不开拴子，她急得大叫起来：“水，水，过来帮我开开门！”

水的头从腰门上探了进来，很轻松地帮沙吉打开了腰门。然后，他把水挑了进来，倒在水缸里。

他边倒沙吉边在一旁嚷：“可是，我不知道云婆婆要不要买你的水，她现在不在家，我又没有钱给你。”沙吉难得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可水不听她说，倒完水后就往外边走。

没走几步，沙吉叫住了他：“水，你帮我把腰门拴上，我跟你去玩好不好？”

水停住，看了她一眼，继续往前走。

“水！水！”沙吉跺着脚叫。

水终于走过来，把腰门拴好，然后扭头冲沙吉咧嘴一笑，笑容雨后的阳光一般纯净，并伸手在沙吉的额头上弹了一下，不痛。沙吉看出来了，水喜欢她，而她也一下子就接受了水。

她的自闭在带着一个新的名字来到这片别样的土地和别样的人们中间时，好像不治而愈了。云婆婆话不多，温和而又宁静，水干脆不会说话，但他是快乐的，有着十分纯净的笑容，这一切都让沙吉觉得亲近和心安。

沙吉赶上去，乖巧地拽住了水的手，水的手很粗，有很厚的茧，是从井里打水拉吊绳磨出来的。

沙吉跟着水来到井边。沙吉是第一次看到井，她

趴在井沿上，看见井里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天，还是一张扎着小辫的胖乎乎的女孩的脸，可是，那女孩的头上怎么会长出两只角来呢？惊恐地回过头来，见水站在她身后，无声地坏笑着。再看井里，女孩头上的角没了。

知道是水搞的鬼，可一时还弄不明白水是怎么做的。沙吉有时笨笨的。

打好了水，沙吉就跟在后面去买水。

“水哎——”这回是沙吉叫的。沙吉的声音水珠一般清亮，听上去又像羽毛一样的轻盈，可以在清晨寂静的老街悠悠地飘来飘去。

她回过头来，朝水得意地笑笑，水又在她的额头上弹了一下。

可刚叫几声，云婆婆就听见了。沙吉以为云婆婆会说她不该一个人跑出来玩，可云婆婆只说：“我看见了，沙吉卖水了，还会买水呢。”说完，就给了水五分钱。

云婆婆给沙吉买了桐油粑。桐油粑是用桐油叶包的，打开来就闻到一股桐油的清香，里面是糯米做的，中间有腌菜和腊肉做的馅，油汪汪的。沙吉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最后，差不多把整张脸都埋进桐油叶里面去了。

不过吃到最后一个时，沙吉忍了忍，不再吃，把它藏了起来。第二天早上，给了水。

以后，云婆婆早起买菜时，就在水缸边放五分钱，听到“水哎——”的声音，沙吉就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出去叫水，水替她打开腰门，把水担进来，然后沙吉就跟着水出去玩。

沙吉每次都要趴在井沿上看，看什么呢？里面除了有一个圆脸的小女孩，也没什么好看的，当然还有绣着白云的天，那云沉在水里，好像一块块泡涨了的面馒头，一只鸟从空中飞过，影子印在井里，鱼一般游过。沙吉一惊，真有鱼来吃馒头了吗？

沙吉将身子往里探了探，没想脚下一滑，就直直地朝井里栽去。

水正在井沿边拎水，他并没有看到什么，他好像只是下意识地伸手猛地一捞，就一把抓住了沙吉的后襟。沙吉的半个身子差不多都栽进去了，两条腿像被捉住的蚂蚱一样，惊慌地蹬着，水一使劲，把她拽了上来。

两人站稳后，都呆了，四只眼睛互相瞪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想清楚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和接下去有可能发生

什么后，沙吉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好像要发泄什么，哇啦哇啦哭得惊天动地。沙吉这样惊天动地哭的时候，觉得不那么害怕了。

沙吉哭了一阵后觉得奇怪，水呢？怎么不来哄她？让她一个人哭。沙吉扭头一看，吓了一跳：水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口井——水比她怕得更厉害。

水这副样子让沙吉立即停止了哭泣，她抹了把泪过去抱住水的手臂，说：“水，没事了，我不哭了，你别害怕。”

可水还是不停地发抖，眼睛像一只受惊的松鼠，在沙吉和井之间惶恐不安地来来回回。

沙吉摸了一把额头，额头上是细细密密的一层冷汗，凉凉的，沙吉把凉凉的额头冲着水扬起，说：“弹呀，水，弹我一下你就好了。”

水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可还是木木地站着不动。

沙吉就自己弹起来，将中指弯曲抵住大拇指，绷住，像一张弓，然后使劲一弹，咚！脆脆的一声响，好痛！

不过水好像没听见一样——他当然听不见，可 he 应该看得见呀，但他还是无动于衷。任沙吉把自己的脑门当西瓜一样弹得咚咚响。直到沙吉弹到第五下的时候，他才抓沙吉的手。沙吉说：“那你弹我一下。”

水就抬手在沙吉红红的额头上弹了一下，可沙吉觉得水只是用手指在她的额头上轻轻一点。

三、失火了

每天每天早上，沙吉都在“水哎——”的声音中醒来，可是，这天她被惊醒时，却没有从木格窗子那儿看到半点光亮，怎么回事？天还没亮呢，是做梦吗？

而且水的叫声很怪，他不是在看，而是在吼：“水！水！水！”他的声音很急促、很沙哑，又透着深深的恐惧，而且边吼还边擂门。

云婆婆也醒了，她披衣下床，奔到厅堂，问：“水，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你麻脸奶奶……”

“水！水！水！”水只能这样回答她。

云婆婆打开大门，水一把把她拖了出去，云婆婆一看就慌了——失火了！

“失火了！失火了！快起来救火啊！”云婆婆立马叫了起来。

沙吉也跑了出来，跟着喊：“快起来！失火了！快

起来救火！”

很快的，大家都起来了，拿了各种装水的用具往河边跑。

原来是西头离水家不远的一座废弃的祠堂着火了，祠堂烧了也就烧了，可祠堂离民房很近，风只要稍稍大一点，火舌就会舔过来，而接下来的是一家挨着一家的木板房……

是水晚上起来小便发现的，可他叫不出来，就一家一家地擂门。有的人家睡得很死，一点声息也没有，有的人家惊醒了，问一句：“谁呀？”

水没法回答人家，他惟一能说出的一个字就是“水”，于是，他心急火燎地吼道：“水！水！水！”

“水你个头，三更半夜的买什么水。”人家翻过身去又睡着了。

于是，水就去擂云婆婆家的门，他相信云婆婆和沙吉听见他的叫声会起来的。

见大家都起来了，云婆婆也回家挑了一担水桶往河边跑，跑了两步，回头看见沙吉跟在后面，就把她推回去，关上腰门，插上栓子，凶巴巴地说：“老实在家待着，不许乱跑！”

沙吉心里慌慌的，她搬来一张小凳子站上去，扶在腰门上。她看见门外人影幢幢，人们无声地跑来跑去，有的挑着水桶，有的端着脸盆。西头，看不见起火的地方，只能听见烧东西的噼噼叭叭的声音，还能看见红红的一片天，是胭脂一样的红，美丽得诡异而又恐怖……

好险呐，亏得救得及时，紧挨着祠堂的那户人家的墙壁都给熏黑了，稍晚一点火就烧过来了。这是条老街，都是几十年的木板房，这要烧起来，救都没法救。大家想想都觉得十分后怕，也都纷纷感念云婆婆，说多亏了云婆婆把大家叫起来，要不……

“还有我，我也叫了！”沙吉见大家没提到她，很不满意，就大叫起来。

“对对，沙吉也叫了，我都听见了。”有人证实道。

不过，大家最感念的当然还是水，大家感念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多地买他的水。那些日子，家里有劳力挑水的好像都变懒了，而水却很少有歇下来的时候，他挽着裤腿，赤着脚，挑着水“叭嗒叭嗒”地从青石板路上走过，身上的衬衣湿搭搭的。他几乎不用再叫“水哎——”了，不断有人招呼他：“水，过来。”

水很累，可他比任何时候都快乐。云婆婆买了他的水后，劝他歇一歇他都不肯。他拉开衣兜对云婆婆和沙吉炫耀他的财富，确有一把硬币在里面闪闪烁